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109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林 岐

就讀系別：藥學系三年級

得獎作品：紅花易謝

得獎感言：

這篇散文算是吐露苦水之作,有點喃喃自語的小無聊。但字字肺腑真言，望讀者看完後一笑置之即可。





紅花易謝

藥學三林岐

記得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我立志要考上台灣最好的大學當作未考上第一志願的心理補償。但殊不知數學底子不好的我雖然日以繼夜的計算，卻被老師譏為根本不動腦的愚蠢行徑。有人說「條條道路通羅馬」，但是我的數學學習路程卻像是酵素被抑制劑不可逆結合一樣，永遠困在錯誤的複合體。往返台中和家鄉南投的通勤生活，顛簸的道路透過校車的窗口壓縮成一朵朵記憶的雲霧。一個少年總是靠牆獨走；一個少年最喜歡上課回答問題；一個少年有天突然發覺自己臉上的鬍子再也刮不乾淨了，他才恍然大悟年華逝去並不是老人的專利。

人際互動問題則一直像湖中暗影般困擾著我。

跟別人互動時，我緊張的脈搏猶如一隻驚嚇過度的飛鳥；總是擔心自己說的話是不是倒了別人的胃口或是一不小心刺傷了痛處像抓破癒合的傷疤血流不止，害得大家不歡而散，人去樓空。

最糟糕的是每次傷及別人的時候，懊悔的種子播入潛意識的黑土；夢中輾轉難眠的漣漪讓我精神萎靡，一臉倦容。

我甚至厭惡每個早晨透過鏡子看見的自己；接著我更無法接受的是昔日耀眼的文采如今只剩下空洞浮誇的短句。

國中的時候，我寫的第一篇作品就登上了校刊。它不只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也是造成我一提起筆就像服了萬靈丹一樣精神抖擻的原因。

我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我的第一篇詩。詩作為起家的作家寥寥可數，年輕的我不可一世，總想說天下文章不屑一顧，日日夜夜拿著一張剛從日曆撕下的紙，一隻瘦短如小指的鉛筆，只想自己創造屬於自己的光華，告訴天地萬物吾筆揮就之處，方為文章。

那篇詩，那篇詠物詩-就叫做紅筆。
還記得年少的我是這樣寫的：

”知識的世界用鮮血渲染
扶搖直上勾勒出勝利
生命的力度寄寓在一陣疾風的勁感
要擊潰固若金湯的城牆
湧出不絕的墨水”

有些遺失的字像是剝落的舊漆，落得滿地鉛華；昔日的字句依稀淡忘掉了幾句。光線的折射扭曲了萬物的面貌；而如今回顧往事有如池中縹緲水月，記憶的折射不再忠誠。

文采不比從前的事實，這般椎心之痛成為我心情憂鬱的主旋律。

這些年來，我不斷地失去周圍的事，有時我以為我只是做了個太沉的惡夢，才會變得手腳遲鈍，思考遲緩。我最親愛的寵物在我從樓梯間摔傷了腦部小動脈後不久就離開了，就好像我的一生已經撒滿風霜，無力乘載起任何活潑的生命。就算問了蒼天鬼神，沒有人可以拯救我的無能，沒有人能將時光倒轉讓我糾正過去的錯誤。

其實我的錯我一直以來並不是逃避著，而是萌芽於我的盲目。

自小我在父母的保護下成長，姊姊對我又是寬容再加。想起姐姐，我的心更是糾結成一團亂麻。

聽媽媽說，我出生後在育兒室的事，我就覺得此生能有姊姊真是值得。她在育兒室的窗口不讓別人看裏頭一眼，直說「這是我弟弟，你們不可以看！」

寫著寫著就好像見到一個五歲大的黃毛小丫頭守在門外，一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模樣。就不覺莞爾一笑。

但是阿但是，人都會成長，就像幼苗終將茁壯成大樹，才能庇蔭人間的天生萬物。在家人的翼護之下，我逐漸變的軟弱無能，以為大家都能陪著我，直到我拋下俗塵，消失於雲間。

這種想法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自私。自小家中的經濟狀況就不是太好，家中的爭吵聲不曾停過。

我應該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每次我無能怯弱的时候就會反覆的催眠自己。

可是失敗的倏忽來得太急太快，而周圍摯愛的人事物則是漸漸的消散；靈魂的外殼逐漸被剝筭，赤裸破碎的心只能失重下墜到幽幽谷底。

盲目的我早該習慣任憑花開花落，世界仍舊照著奇妙的韻律運轉著。總有天我們都會帶著自己的記憶體流向茫茫太空之中，那時恩怨不再重要，煩惱也將隨之瓦解。在紅花謝去之前，還有好多的事蓄勢待發、虎視眈眈，願我能重提紅筆，化愁為火。